

歐洲的向外發展

——帝國主義研究之一——

劉英士著 王賢顯編



近代歐洲的向外發展

第一章 引論——向外發展的原動力

一 客觀認識的必要

近代四百年的世界史，說得不算太過分，是歐洲民族的向外發展史，也可說是世界歐化史。在這四百年的中間，歐洲人的活動刻刻不停地向各方面伸張。他們走到的地方，在地圖上就有顏色，有名義，有界線；他們沒走到的地方，漂亮的叫做文化落伍之邦，差一點就叫做黑暗的大陸，或者是未知的江洋。這那能說過甚其詞呢，試問歐洲人安居故宅未向外面伸張的時候，或者他們雖已向外伸張，而在關門緊閉之中，熙熙攘攘，歌舞昇平的人們，又何嘗知道壁上應掛一張瀛寰全圖，天圓地方的宇宙中間，九州五嶽之外，尚有所謂五大洲五大洋的存在

呢？一旦覺悟了自己呻吟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其實何嘗是自己覺悟他們的處境，還不是帝國主義費了數百年誨人不倦的苦心而提醒他們的嗎？）想要掙扎

起來反抗，又苦螳臂不足以當車，於是乎利用不費大力的咒罵，重重疊疊地宣布腳踏鐵蹄者之罪狀——想像的與實在的。當然，這不但是我們中國人的慣技，凡是爲奴隸的身分所限而無緣領略做主人的真正味道的人，對於主人的心事，總不免類乎陳涉說的『燕雀安知鴻鵠志哉』！這幾年來，中國人憑其主觀的想像以咒罵歐洲人是著實殺了。平心而論，歐洲人誠有該當咒罵的地方，中國人到此地步若連咒罵還帶躊躇不敢啓齒的態度也未免太不爭氣了！有志救國而想力能從願的人們，對於專做咒罵功夫的伴侶當然不忍加以冷眼，但『諸葛亮罵死王朗』畢竟是神化英雄的小說故事，在鐵樣堅硬的事實上，很難碰到這種理想的快意事情。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們要做知彼的功夫，以進戰勝的門路，惟有姑存耐心，暫離逞心所欲的主觀想像，遷就到未必中意的客觀認識。這是我於

隨衆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之餘，所以不自量力而要編這一本小書的主旨。

二 追究台上的角色

語言文字是一種符號，牠的作用在乎『表』與『達』。說慣籠統話的人們，對於語言文字的功用是不生疑問的，但頭腦比較複雜的人們，便常感覺言詞之不足以表什麼達什麼了。其實現在一般人平常所說的話何止有不足表達之患，甚且有蒙蔽事實之弊。這句話很容易舉例釋疑。譬如我們說：『法蘭西派兵威逼摩洛哥』(Morocco)。這是一句非常普通的敘述話，但如請教一位缺乏史地常識的老先生來註解一回，一定可以立刻發現說話與事實不相符合了。依照他的註解，法蘭西一定變爲一個具體的人物，有整個的人格，有一貫的意志，能夠遣兵調將，能夠發號施令。殊不知法蘭西是散處於二十一萬八千方哩土上的三千八百萬人民的集合名詞。這三千八百萬人民中間，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或智，或愚，或健全，或殘廢，利害多不相同，意見未必一致，信仰各有所宗，行爲光怪陸

離。上舉之例，不勞人家非難，我自己也知道偏於極端。但試平心靜氣各自深刻地省察一回，那些貼標語喊口號的愛國青年之心目中，有幾個未把大不列顛人格化，有幾個未把帝國主義人格化？宣傳畫家爲使頭腦簡單的民衆容易瞭解起見，常畫一個面目猙獰手執利刃的大洋鬼子來代表帝國主義者（記好，帝國主義者五個字本身就代表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帝國主義者）。妙啊，在一般比較幼稚而不學的愛國青年心目中，帝國主義者，資本主義者，乃至弱小民族，被壓迫階級等等，都如畫家所想像的一樣，都是可以用一個具體的整個人格來表示！這樣一來，打倒的目標，或者擁護的目標，都有一個著落了，人們的視線，至少在想像的境界上，可以集中在一個焦點上去了。爲宣傳的效率計，換句話說，就是爲使不革命者來革命，既革命者得鼓勵，這種辦法非但不可非議，而且有採用的必要。在勇氣消滅，識見狹隘的民族或階級中間，想要提起羣衆的革命精神來，除了這種簡單而神妙可驚的辦法，在此號稱文明的世界，猶若未聞任何革命家另

有發明。不過做事所需要的是力氣，做非常的事業尤需非常的力氣——非常的大力與非常的勇氣，正氣，或盛氣。力生於理智；氣發乎感情。革命既經發動的過程，羣衆既受緊張的感情，若再不用理智來培養實力，也許連氣都接不下去。這一點是革命的主力軍所應特別注意的。我們的理智既不受畫家的欺騙，明知抽象的集合名詞，斷非可以長久把牠人格化而不至終有拆穿西洋鏡之一日，那我們不得不重行追究歐洲帝國主義舞台上的角色是誰？他們爲什麼做這種角色？怎樣做這種角色？

三 是人物，不是民族，也不是國家

龐大帝國的創造者是幾個人物，不是民族，也不是國家。想要打倒某一帝國主義而僅歸咎於某一國家，或某一民族，不耐煩去追究其主動的人物者，其結果常恐不免引起這個國家的人民或這個民族的份子的惡感，而於桎梏之解除未必能夠達到目的。所以反帝國主義者之當前問題，不是仇英排日，而是認清幾個帝國

主義的主動者與喝采者，設法消滅他們的勢力，或者更近人情一些，設法使他們在勵行殘酷淒慘而雖或帶些小仁薄恩的帝國主義以外，另有滿足其慾望或心願的途徑。

近代歐洲的向外發展，歷史家向例分爲兩個時期。前期叫做殖民政策時期，後期叫做新帝國主義或經濟的帝國主義時期。這種分期，好像歷史上其他的分期一樣，確有利便研究的好處，但把本爲一脈相承水流式樣的活動，硬替牠截成片段，似乎無甚必要。我認定早先的殖民美洲便是後來侵略世界的嚆矢；今日世界之歐化，在哥倫布航海覓地（其實與其說他覓地，毋寧說他覓路爲較近事實些）的精神中，已可見微知著。前期發展的原動力，探險家與傳教士的貢獻爲多，後期發展的原動力，實業家與政客軍人的起勁特著，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從頭至尾，歐洲向外發展的出力人員總是這幾個，不過內部工作的分配稍有變動罷了。這一層既經聲明在先，嚴格的正統派歷史家也許可恕我在這裏節省分期點名的麻

煩罷。

四 市僧的功過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跳出經濟的範圍而干涉政治的必然結果：這是社會主義者盡力宣傳而希望人人信以為真的。這中間有一大半真理，誰也不能否認。但其言辭含糊，易使人家發生誤會。我們覺得資本制度和資本家有別，資本制度誠屬促進帝國主義的發展，而資本家未必人人贊成帝國主義。即使例外不易發現或雖發現而人家不肯公然承認，但誰也不能不認資本階級的份子間利害常相衝突。拓地殖民對於資本階級未必人人有利。即使利益絕對普及而尚不免有輕重的區別。所以真正努力促進帝國主義的發展的，不過是少數確有直接利益可圖的實業界人物。在這少數實業界人物中間，有幾種物品的製造者與經營出口貿易的商人尤其熱心。下面一張統計表不是把真相和盤托出嗎？

英國對於印度之出口貿易（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平均數）

物品

價值總額（以磅爲單位）

棉製品及棉紗類

五三，五七七，〇〇〇

鋼鐵機械及火車頭類

三七，四二三，〇〇〇

各種汽車

四，二七四，〇〇〇

紙類

一，八五八，〇〇〇

銅製品

一，八一三，〇〇〇

毛織物類

一，六〇〇，〇〇〇

烟類

一，〇二三，〇〇〇

（附註）其他各項輸出物品之價額無一超過百萬磅者

從上表觀察，一望而知紡織業與鋼鐵業在殖民地上獲利最多了。在其他各殖民地，煤或火油有時高踞輸入物品之首，但棉鐵製造品總占重要的位置。這幾項殖民地上銷路暢旺的貨物之製造者與包辦出口者，當然是帝國主義者之中堅人物

了。他們想要廣闊市場以暢銷貨物，排斥外貨以壟斷鉅利，那得不做帝國主義的戰士？因為帝國主義的功効，據他們想像，似乎能用政治的勢力來開闢商場，保護專利。如果任何殖民地或保護國一旦忽然豎起獨立的旗幟，高築『稅牆』(Tariff wall)以擋住外貨的輸入，保護本地的產業，那些依靠對外貿易以生財獲利的廠家和商家似乎就要受到致命之傷。即使不用關稅政策來保護幼稚產業，那個力能自主的新國家也不會久作老主人的專有商場，因為如有別國的貨物比較價廉物美，這個商場就要移讓給人家了。一八九六年印度政府為保護本地紡織業計，對於輸入的棉紗棉布之類，實行徵收千分之三十五的關稅，英國的棉業大王便羣起反抗，於是英政府堅持此稅効力必用同率的國產稅來抵銷。可憐印度廠家非但未得保護關稅之惠，反而多納千分之三十五的新稅。印度政府固增兩重的收入，而印度的消費者勢必購買抬高價格的必需用物。此類案件，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歷史上簡直是司空見慣。最近各國政府竭力反對我們的關稅自主，豈非還是

這輩人在背後作祟嗎？

如果上述諸人是歐洲遠征軍第一路總指揮部的軍官，那經營進口貿易的商人不能不推爲第二路總指揮部的軍官了。英國輸入大宗的印度茶葉，比國輸入大宗的剛果棕仁，法國輸入大宗的摩洛哥酒，輸入這種原料或珍品的商人，對於帝國主義至少也要設立宣傳部來大貼標語，叫人擁護。文明世界的文明人類，日用消耗品是何等的豐富，進口貿易家若必僅恃生性懶惰，知識曖昧的野蠻人種的天賜收穫，安足供給廣大市場的需要，而滿茫無際涯的慾壑。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稱雄時代的商人，不比當年阿拉伯人 (Arabs) 或意大利人 (Italians) 經營貨殖時代的簡陋可鄙與幼稚可笑了。駱駝背上兩隻袋，小帆船上幾口艙，那夠塞滿他們採辦的東西。他們要在適當的港口建築縣亘數里的貨棧，肥美的平原上從事大規模的墾植，近則千里，遠則萬里，聯以鋼條石基的道路，頭頂冒烟，聲震山岳的黑色怪物，似龍非龍地穿山打洞，橫衝直撞，把上帝留待白人來代挑擔子的「半魔半

孩」嚇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果勞工是神聖的，土人應該吃飽了天賜熱帶的果實，快走來爲墾植公司在炎天烈日之下，做文人學士所歌詠羨慕的田園工作！像非洲的「半魔半孩」也可算爲懶得至矣盡矣，據代挑擔子的白人傳言，報酬稍豐則非待囊盡手空，即不肯再做神聖的勞工，挾天命以挑担子的白人只好執槍以臨之。這樣超度「半魔」引人上天的慈悲舉動，在家裏坐享其成的史家却視爲逼迫人家做奴隸！他們的功罪，一時殊難斷定，亦不必斷定。只有一點是我們現在所可推想得出的：就是在野蠻部落的酋長治下，代挑担子的白人決沒有這樣自由，迷信風水的土人也許要把鐵路拆毀，無惡不作的「半魔」也許要把貨棧燒掉，不以勞工爲神聖的賴漢也許要圍殺少數的「天使」。爲求生命財產的安全起見，經營進口貿易的商人當然願意踴躍輸將，幫助政府建設偉大的海軍，好叫政府派艦保護。兵艦到了，淋症楊梅以及一切舊醫書上從來不曾提起的虎疫鼠疫燕虎麟痧，都跟了『最好的子弟』，傳播到承蒙『伺候』的『俘虜』！生幾場病，死幾個人

算什麼，歐洲民族不是又得一個地盤嗎？在民族主義漩渦中滾出來的帝國主義者，只肯爲自己投生於此或歸化於是民族的國家，在『太陽底下』建設『國旗不夜之邦』。國際戰爭固然因此多見，但僥倖的民族國家畢竟有幾個人多受眼前的實惠。歐美各國孰不垂涎於剛果的橡皮，棕仁，棕油，樹脂以及銅鑛之類？但當比商親自拿著價值一萬九千七百萬佛郎的貨物運歸比國之時，英國僅得一千三百萬，美國僅得一千七百萬，法國僅得四十萬；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就是因爲剛果是比國的屬地。近年以來，工商業膨脹愈大，殖民地上產生的各種原料，像橡皮，火油，煤鐵，棉花，可可之類，需要尤殷。英美的火油托辣斯勾結了海軍及外交當局，以與世界競爭。德國的棉業鉅子想把土耳其變爲德國的附庸，以使德國的紗廠有生棉可用。英國的棉業界，更屬不消多說，已費多年的苦心，在各殖民地上發展種植的事業。法意兩國，當然也沒有小覷殖民地的生財可能性。閱者至此，應該注意到棉商是雙料帝國主義者，他們無論在經營出口貿易或進口貿易

上都認帝國主義爲生財大道。

帝國的大小與航業的大小成爲正比例。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便是航業最發達的帝國。帝國勢力的伸張，以發展航業爲工具，而航業要得充分的發展，必須帝國在五大洋上遍植勢力，在五大洲上各有根深蒂固的基礎。航業界的利害關鍵既在帝國勢力的盛衰消長，那麼，從事於海運的大航業家自然要挺身而爲帝國主義的第三派中堅人物了。

從本身的利益著想，他們需要堆積煤炭或儲藏火油的港口與島嶼，務使他們的船隻在遠離祖國的洋面上往來經商之際，沒有燃料缺乏的危險。平時的海盜與戰時的敵艦在在足致商船的死命，所以他們尤需本國在海運必經的要隘皆有停泊兵艦的海軍根據地。不盡如此，他們想要滿載而歸，滿載而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來往，沒有一次空艙，更望本國的殖民地時時擴大，刻刻加多。因爲本國殖民地的擴大與加多，足以保證船隻的來往有移民來住滿客艙，有出口的熟貨與進

口的原料來塞滿貨艙。所以經營海上運輸的大航業家，幾乎無一不是帝國主義的護法大師。當初英國的占據順達牌島 (Zanzibar)，誰也知道是大英印度汽船公司 (The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的大股東麥耕農 (Sir William Mackinnon) 所發起。後來英國資本家的合力發展東非，誰也知道仍是麥耕農做領袖。即在其他各國，航業鉅子的擁護帝國主義，亦與英國彷彿。

除此以外，還有軍火軍裝的製造者，電報和鐵路材料的生產者，以及其他爲本國政府在殖民地上必需應用的貨物的供給者，都不是對於帝國主義表示冷淡態度的人物。西洋社會上有一班賦性談諧的批評家，常稱這些人物爲『帝國主義的寄生蟲』，雖不免乎『諛而虐矣』的刻薄，但的確是巧妙暗合的考語。因爲這種工商業的發榮滋長固然靠著帝國主義，但後者的橫行世界却沒有得到前者的直接推進。嚴格的說來，他們祇不過是熱心的『擁護帝國主義者』，却不配算是有力的『帝國主義者』。

最後，我們千萬勿要忘記銀行界對於歐洲向外發展的貢獻。他們不但因為直接投資於各殖民地而與帝國主義訂定不解的因緣，而且因為近代各種工商事業，除非規模小得不堪設想的，無一不與銀行界發生瓜葛，所以上面所述的進出口貿易家，海洋航業家，以及各種重要物品的製造者，無一不在銀行存款，不向銀行借款，不求銀行匯款。他們的利害就是銀行界的利害。他們的相互關係就以銀行為連鎖。銀行界在事實上就是他們的總代表。帝國主義的發展，銀行界當然要操縱其樞紐而指揮其進行了。歐戰之前，德國在近東的伸張勢力，全恃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為財源。埃及的終歸英領，種因顯然是在英相狄士拉列（Benjamin Disraeli）的收買蘇伊士運河股票。但狄士拉列的錢不是從洛次雀兒銀行（Rothschilds）借來的嗎？重複的例子不用多舉了。

統計表告訴我們說，全世界的商業，航業，生產事業，以及金融事業，大得不堪設想，只做各大帝國與其屬地間的生意的不過占其小半，還有大半從事於商

業，航業，生產事業，以及金融事業的名角，健將，或者『大王』，其利害不與帝國主義的盛衰發生直接關係。這一批在本行內尚不能占多數的關係人，竟能操縱其國幾千百萬人民所共戴的政府的對外政策，而使全世界地圖幾乎完全改變顏色，深山，大澤，以及瀚海或沙漠中間的生番土著無一不受其賞賜，無一倖免其蹂躪，手段的高妙與魄力的雄厚，誠足令人咋舌了！但這又何難？他們嫌多的是錢，錢豈不可以通神。平民主義，或者民治政體，本來是十八世紀啓明時代的政治哲學家的夢想，在實際上那有這回事！有錢有勢的少數人，只要意志堅強，敢作敢爲，組織起來，那怕極端專制的魔王也要退避三舍！英國的民權儘管高升到天上，法國的共和招牌儘管掛得堂皇，但是總統議員運動當選起來，總免不掉向人勸捐募款以期達到目的罷？必有下台之日的高官大吏，當他手握大權而猶難免乎患得患失的時候，在茶餘酒後，俱樂部中，或者打球場上，便中引誘他買幾張公司股票，使他無意中間變爲帝國主義一旦放棄即將喪失血本的『老板』，那也